

● 新稻草人丛书



# 我的隐秘身世

WO DE YIN MI SHEN SHI

子方/著

7.5  
0. B

文化艺术出版社

# 我的**的**隐秘身世

子方／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隐秘身世/子方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8

(新稻草人丛书)

ISBN 7-5039-2033-5

I. 我…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199 号

## 我的隐秘身世

著 者 子 方

责任编辑 冯京丽

封面设计 杨 柳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6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033-5/I·889

总 定 价 85.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内容提要

本书以青青老师的经历为主线,以中国的封建社会为远景,以虚构的菩提村为折射镜,展示了一处光怪陆离的社会存在。

菩提村的所有人家嫁闺女,都需要经过郎中的一系列检查,通过后方可顺利到达夫家,一经查出有问题,不论什么原因导致的结果,闺女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被郎中否定就等于脸上刻上了红字。

青青老师是一个外地人,她的过去没人知晓,若要在菩提村安家落户,须要嫁给校长的儿子石头,若要顺利嫁给石头,就须要郎中的证明,可能的话,开一扇方便之门给她。郎中是什么人?郎中会给予她方便吗?她决定铤而走险。但事不凑巧,她和郎中的秘密却被顽童石皮无意撞见,为了堵住石皮的口,青青老师不惜屈驾贿赂石皮,但纸岂能包住火?

另一个来到菩提村的外乡人是行者,他在菩提村的遭遇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他不但轻易得到了寡妇杜娟花,而且还一转身就走得干干净净。

本书揭示的社会问题是令人深思的,同是外乡人,行者和青青老师就有着不同的遭遇,通过对比,深刻揭示了封建遗毒的危害性。本书揭示人性弱点也是深刻的,比如郎中,从权力的拥有者到阶下囚的变化,突出揭示了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作者对菩提村封闭、腐朽的生活揭示彻底、有力,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代 序

东君

我是在一次笔会上认识子方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内向，拘谨，沉默寡言，略带知识分子的傲慢。他即使低着头也让人感到有几分傲气，确切地说，那是一种谦逊的傲慢（在此我不得不用矛盾修饰语来形容他）。他一旦开口说话，就不怎么理会人情世故那一套。他评论你的作品时，总会说出让你不舒服的话，即便你已经皱起了眉头，他还是坚持要把话说完。过了几天，你仔细琢磨一下，会发现他说得很有道理，你稍许觉得舒服了，于是也就原谅了这个傲慢的家伙。

我很长时间没碰到这个傲慢的家伙了。一天中午，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长篇小说打印稿《我的隐秘身世》。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读完，给他写了封措辞谨慎的信，惟恐我个人的好恶感从字里行间流露。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我对一个作家的写作能耐佩服得要命，但是我不喜欢他的作品。子方收到信后，给我打了电话：你一直在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客套话，根本没有读到实质性的东西。

这个傲慢的家伙就是这样咄咄逼人。

早在一年前，子方就把一份长篇小说提纲给我看，简略地谈了他的写作动机（他当时用了“阴谋”两个字）。我一直认为，写长篇与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状态有关，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一时刻对自身构成一种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写出来。我至今没有写出长篇，是因为我还没有达到那种“不得不”的程度。也有可能是我瞻前顾后太多了，好比一只百足蜈蚣琢磨着自己哪只脚先行时，它就不会走路了。

写长篇首先是一件累人的体力活，唯物主义者都会赞同这一点。一个十岁的小孩是无法挑得动一百斤的柴禾的。晚年鲁迅的体质则太差了，据一份资料说他那时的体重只有30多公斤。60岁以上的老作家则因此经常被人告诫，写长篇是多么伤筋动骨，注意休息。子方完成两部长篇，都是在30岁之前，对他来说，没有来自体力方面的挑战。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个精力充沛、惯于熬夜的硬汉。写作《我的隐秘身世》（15万字），他只花了50天时间，还都是在夜间写作的（为了谋生，他白天要上班）。由于出手太快，他担心某些朋友因此对作品质量产生怀疑，于是他狡辩写作（物化工作）开始之前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素材和参考资料。事实上两者都现成地盛在他脑子里，他要做的就是随意地拎出其中的只鳞片羽，不需要任何添油加醋。在这个长篇里，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建筑艺术与学术联姻的全新结构，打通各种人称叙述之间的隔离墙，极力泯灭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界线。

他试图达到的目的很多，但这显然没有导致他自乱阵脚。无论是从小说整体情节的安排，还是对于语言层次的把握，我们总觉

得子方的写作进程无异于一次略显漫长的轻松散步。我想,当他完全沉浸于自身的写作快感时,写作已非一件纯精神的劳作,它同时已包含着某些感官的东西:当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动时,仿佛就是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临终之人在他的脑子里津津有味地回放走过的人生,也像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河底,欣赏着死老鼠、玻璃瓶子、废旧杂物从河面上无声无息地流过。弗洛伊德认为写作是与快感相伴而生的,我相信子方的确把写作当成一项快乐而轻松的活儿来干了,也许那是他生活里唯一的乐趣。

长篇写作需要体力,与干其它任何事需要体力一样,这只是外在因素,作者是否具备一种“长气”(我杜撰的一个词)则是内在因素。有些人注定是短气的,写作长篇,一开始就憋足了劲,但没多久就气若游丝了。而长气的作家并非缺乏进入长篇时的适度紧张,但他们的紧张不是在写作进程中递增,而是舒释。子方显然具备这种“长气”,他没有在有限的篇幅里滥用激情与才气,他的叙述是平缓的,他的文字有时近乎笨拙,没有那种非要让人一下子就惊呆了的美。

开始我认为“隐秘”应该指向一种心理深度,后来发觉他另有所指。我读了小说的开头就已觉察到,他并没有从视觉描写的领域转向感觉的领域。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努力保持叙述的客观性,故事写到了三分之一处,另一个子方适时出来了,带出来的是一段接一段的解释性评说,并且使用了一连串诸如“我猜测”、“我设想”、“似乎”、“应该”之类的词或短语,构成隔离间性。至此,子方希望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了:把小说叙述者与作者同时暴露在读者眼前,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两个叙

述者：一个侧重于讲故事，另一个侧重分析故事中的细节；一个急于把故事讲下去，另一个却不慌不忙地插进一些冷嘲热讽的话语；一个在故事线索被打断之后仍然极力保持叙述进程，另一个不断地玩弄出新花样打断其叙述，似乎故意要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故事情节里游离出来；一个过于迷恋日常生活的琐细平庸，另一个总是试图把日常生活提高到形而上的高度……

我还读过子方的几个中短篇，他似乎对恶的事物十分迷恋。他以一贯有之的洞察力去发现恶的结构，并且试图在小说里暴露无遗，与读者一起分享。这部小说向我们传达的同样是一种恶的魅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子方是善良的，在杭州，在那所至今仍使他常陷梦魇之中的高校里，他就为他的善良付出过极其惨痛的代价。子方完成这部小说时，他的女儿也刚好呱呱落地。我记得柏拉图说过这么一句话：男人一辈子要做到四件事，种一株树，盖一栋房子，写一部书，生一个孩子。这四件事子方都做到了，我祝福这样的男人。

2001年5月



## 作者简介

方方，1973年生，1999年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毕业。已在国内外公开报刊上发表小说、文论等20余万字。

## 目 录

代 序…………… 东君(1)

第一部 致命的目光…………… (1)

第二部 天路历程…………… (81)

第三部 柳成荫…………… (137)

神秘场:瓦解与重构 …… 金庆伟(219)

1

# 致命的目光

---



青青老师不想去，她害怕。但石壁校长说不行。他颠来倒去的说了一大通，自己对自己先不耐烦了，大声说道，不去怎么行呢！这是菩提村的大事，你又不必像其他妇人需要在家照料小孩。不去就会被菩提村人孤立，青青老师明白这一点。按理说，今天是星期六，本来明天中午还有酒席要摆在学校里（现在取消了，菩提村人家摆不下酒席的，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大摆宴席的场所，不过那得凑巧是在学生没有上课的日子里），青青老师完全可以离开菩提村，图个清静。她不是这里的人，但她无路可走，她已经迷失了来时的路，而且她不愿意从记

忆中寻觅来时的路。

青青老师想不到，石壁校长深更半夜叫醒她，居然是去参加“葬礼”。新娘子出事了，居然出这种事。在煤油灯昏黄的光芒映照下，青青老师的脸纸一般的苍白，而且看上去纸一样的稀薄。

石壁校长说石头陪她一块去，一脸漆黑的石头就站在石壁校长的身后，目光里饱含着希冀。她知道石壁校长的意思，她承受这种好意，她要溶入菩提村，那么石头就是她与菩提村人之间的粘合剂。

青青老师和石头走在队伍的中段，她前头瞧瞧，后头看看，这种情形使她联想到了她学过的一篇课文，课文里说到红军长征的情形，一长串的火把蜿蜒在之字形的山路上。青青老师已经迈不开脚步了，她身子的重心倚在石头身上，她卸去了行走任务的双脚与路面上的石子不断地磕磕碰碰。她甚至害怕被擎在石头手里的火把照到，把脸埋到了他的背上。

简直是在出殡，她嘟囔着。

嘘！石头大惊失色，你说话轻点，他们看我们挨得这么紧，明天还不知会说些什么。

新娘子叫什么名字？青青老师问，接下来我就闭嘴。

茶花，石头说。

青青老师在心底默念着，茶花，茶花。

青青老师真奇怪虎背熊腰的石头居然如此胆小如鼠。石头在砖窑里干活，也是砖窑的主人。他与他雇佣来的菩提村人（石头亲切地称呼他们兄弟）一起，从地里掘出黄泥巴，把黄泥巴弄湿，用刀削成砖头状，用火一烤，砖头就有了，把砖头卖给村里人，钱就有了。这样会生计的男人应该说是可靠的。

出殡的队伍纪律严明，青青老师听不到窃窃私语声，更没有人大声喧哗。青青老师就有些释然了，不说话就不说话，没什么大不

了的。

走在出殡队伍最前头的，是一个摇着铃铛的道士，叮呤叮呤的声音响彻原野与山谷。明天的新娘子的两个兄弟一个拿铁锹一个拿麻绳跟在道士后头。茶花没死，所以当然也没有被收殓进棺材。她的父母一左一右夹住她，防止她摔个一跤，滚到山谷里去。走在这一家人后面的是他们的直系亲属，其中两个人抬着一个巨大的笼子，还有一个拎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子，还有一个拿着一个锅，还有一个拿着一条细长的木头。

在自己的房间里，青青老师根本就没有时间替新娘子辩解几句，父子俩一个劲地催她快走。她也只有放弃了，如果他们（还有所有的菩提村人）轻而易举地就相信出嫁前的姑娘不出血就表示她一定是非处女，那么她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不必担心了），她对自己的底细可是清楚得很。青青老师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怨，往后的日子看来她只有在挥之不去的胆战心惊中度过了。青青老师是个唯物主义者，不怕子虚乌有的魔鬼神仙什么的，所以夜里她一个人睡在石氏祠堂改造成的学校里并不害怕，她房间对面的棺材们（她的房间与棺材们之间是天井）只不过是涂了油漆的几条木板而已，而且就算天下所有姓石的魂灵都聚集到了祠堂里，她也不怕。当然她也从没有对棺材们抱有什么好感，有一次石壁校长趴在她办公室的窗台上，开玩笑似的指点着对面的棺材说，要不要给你也准备一具，对面的棺材中就有我的一具，给孩子他爷爷准备的，你看，就是那一具——。青青老师嫌恶地把头偏了过去，她想随便哪具棺材都是一样的，就像不管是谁，一旦死了，就没什么区别了。

青青老师担心的就是她出嫁前的那个夜里，她该怎么办，如果她以后要嫁人的话，譬如说嫁给身边的这个男人，石头。菩提村人请郎中在姑娘出嫁的前一天夜里验证她身份是否纯洁，应该说无

可厚非，郎中该是具有专业水准的。镊子插入姑娘阴道的深度，镊子张开的角度，最关键的是姑娘的血流量达到多少才算是处女膜破损后形成的血（因为即使处女膜此前已不复存在，如果镊子弄破了皮肉，照样会出血），这一切只有郎中的专业眼光才能准确把握。石壁校长急切地解释着这些，青青老师听得不寒而栗。

青青老师很想知道是女方的家人还是男方的家人请郎中来给姑娘查验身份的，但石壁校长把这个环节给忽略了，大概这属于不言自明的一类内容，他不屑于说明。他忘记了青青老师不是菩提村人，她到菩提村的时间可以说比较久了（也许那只是石壁校长的感觉，事实上并非如此），可这仍然不能保证她已掌握了菩提村的所有掌故。他想当然地认为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菩提村人了。

石头的巴掌捂住了青青老师的嘴巴，因为她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实在太响，像是没走上坡路的样子。快到山顶了，他嘴巴贴在她耳朵边说。他似乎还说了一句什么，但擎在他手里的竹篾子突然劈啪响了一下，她就听不见了。

山顶居然有一片大面积的平地，如果不是被高低不齐的水杉树木覆盖着，也许就与她的讲台一样平了。青青老师不愿意靠近圈子，因为邪恶的姑娘正被菩提村人围在中间，她不忍心面对她。圈子有两个，一个是火把插成的圆圈，火把圈子里面才是人圈。

石头来拉她，她就把自己缠在了一棵树上。但当她发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指点着拉拉扯扯着的自己和石头时，她就放弃了，顺从地跟在石头后面，钻进了人群中。

在道士的手势示意下，新娘子被人结结实实地按在一张已经铺好的塑料雨蓬布上，几把剪刀在她头上翻飞，很快她就被剃成了一个阴阳头。新娘子被掀离雨蓬布，雨蓬布的四个角被小心翼翼地提起，头发全包裹在里面了。

笼子被打开了，明天的新娘子被父母按着脑袋钻进了笼子。

高度不够，她只能坐在笼子里，笼子门才被合上。新娘子的挣扎显然是形式上的，她似乎只是稍为反抗了一下，就屈服了。道士的铃铛里不知怎么的就洒出了细密的水线，洒在新娘子身上。

道士就是郎中扮的，石头趴在青青老师的耳朵边说，看见没有，他的道士服上画有长舌鬼和阎罗王呢，两个小鬼正在锯一个人的肚子。

他是菩提村人？青青老师问道，就会扮道士？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石头说，奇怪，看他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可好像自我有记忆起，他就在菩提村招摇过市了。石头又说，就他一个，也许将来他会培养出第二个、第三个，他不仅会扮道士，还是婚礼上的主角，他左右着婚礼的进程，不过人家请他去主持婚礼，是为了隆重起见，结婚不请他是没关系的。

青青老师说，看得出来菩提村人都很害怕郎中。

不是害怕，石头说，但是盛满他脸庞的明明是害怕，是尊敬，郎中的地位是神圣的，我们大家都从心底里爱戴他。

青青老师心里说兴许人家家里死人了也要请他去，对，那几乎是肯定的，但她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她显得心不在焉地说，也许他懂得养身之道，他是一个专业的郎中，可他是个业余的道士——

青青老师能明显地感觉到道士眼角的余光瞥了自己一下，所以她悚然一惊，就没往下说了。这时她看见道士手里的铃铛了，与学校里的那个没什么区别，这体现了某种虚张声势的意味。她心头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使得她一直提着的心骤然放回到了肚子里。

叮——铃——铃——

道士的铃铛里传出了长长的颤音，守候在笼子两侧的兄弟俩像是接到了命令，马上用麻绳把笼子五花大绑起来，并扯住绳子的